

# 坚冰深处春水生

□作者:张燕峰



“您好!请问,您家有几口人,有没有发烧咳嗽?……孩子从哪个城市回来的,坐什么车?什么时间到家的?如有发烧咳嗽情况,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打扰您了!”

打电话的是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她的声音嘶哑,里面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惫。我听了,心里既心疼又感动——她不是我的家人,却有着家人一般的关切和细致。

她工作的社区管辖着三个大型住宅小区,有将近5000户人家,她就这样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她每天吃住在办公室,饿了就泡一桶方便面,困了就蜷缩在椅子上打一会儿盹,每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

她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数据,从武汉返回的人有多少,从其他城市返回的人又有多少,有多少人的情况有些异常,他们的家人又如何。她对每一个数据都烂熟于心,因为她深知,每一个数据都与人民群众的生命息息相关,每一个数据的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责任,她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电话调查居民情况仅仅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还和社区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背着重达10公斤的

消毒水桶去各住宅小区楼道消毒,还向居民发放抗击疫情防护知识的宣传资料。

我说,疫情紧急,大家都躲在家里以避感染,你们这样以身涉险,难道不害怕吗?

怕,当然怕。她莞尔一笑,但是职责所在,不能退缩,我们要为辖区内的居民生命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大于天嘛。

她告诉我,最初几天开展电话调查的时候,有些居民很不理解,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了,粗暴地向她咆哮,但是她不能放弃,因为遗漏任何一家的信息,都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因此,她没有知难而退,总是过一会儿等对方情绪平复了再打过去。当大家都意识到她的工作是为他们的生命负责的时候,就积极配合,当初那些傲慢无礼的人,现在都对她们客客气气的。

说到这里,她不禁笑出了声。听得出,笑声里有工作被理解被认可的欣慰之意,也有委屈烟消云散之后的喜悦之情,更多的是对平凡工作的自豪感。

我问,你这样连续工作多日,弃家不顾,老公难道没有怨言吗?孩

子呢,有老人在帮着照顾吗?

她说,老公是公安干警,肩负的责任更大,更危险。他的工作是在高速公路出口对来往车辆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高速上来的车辆多,行人也多,安全检查和体温检测等工作的任务和压力可想而知。夫妻俩已经有10天没见面了,每天只能在微信里互相问候,给对方鼓励。

因为他们的老家都在外地,父母不在身边,13岁的女儿只能独自在家照顾自己。除了写假期作业,就尝试下厨做饭。一天中午,当女儿炒菜的时候,油锅起火,孩子慌极了,好在她突然想起电视上讲过的解决办法,战战兢兢地盖上锅盖。火熄灭了,孩子双腿一软,跌坐到地上。

从外面消毒回来,饥肠辘辘的她不放心女儿,打电话询问情况,电话刚接通,女儿就哇地哭出了声。孩子抽抽噎噎地问,妈妈,你和爸爸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她安慰道,快了,快了,我们一家人很快就团聚了。放下电话,她已是泪流满面。

听了她的话,我内心无比沉重,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正在思忖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她开口了,我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医

人员的全力诊治,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听着这质朴无华的话语,望着她因奔波劳碌而疲惫不堪的面庞,瞬间,连日来如团团迷雾笼罩心头的惶恐、不安和忧虑,似乎被一股清新的风吹散。同时,心头荡起的是对她,对千千万万像她这样人的深深的感激和敬意。

下午,一个人驱车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旷野散步。风中带着寒意,不远处,大河冰封,喉咙哑哑。望着以往奔腾不息的大河,我沉思起来:什么时候大河才能够挣脱寒冬的禁锢和束缚,恣意奔腾,放声高歌?

突然,我听到了淙淙的流水声,声音细细的,若有若无。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急急跑向河边,仔细寻去,原来,大河靠近堤岸的地方冰雪正悄然消融,已有一脉浅浅的清流在汨汨涌动。

坚冰深处春水生。是的,春天就要来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万物复苏,大河浩荡。那时,英勇的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这场神圣而艰苦卓绝的生命保卫战也该画上了休止符,亲人团聚,百姓安康,举国欢腾……

# 心有半分田

□作者:邱素敏

一街两行的迎春花一开,春天就呼啦啦来了。隔着玻璃窗,粉粉的花儿,惹得我家人嚷嚷着要出去。人被疫情困久了,都犹如困兽。

出去看花?不可能的。上屋顶看菜,没问题。我住在顶楼,方便,安全。刚开门,风就窜进来亲热地挽住我,滚进春天里。

腻腻歪歪的花,我向没多大兴趣,我的心跟着绿在动。那一方菜园,是绿的海洋。浓绿的好,浅绿的也好。浓绿的是菠菜,长袖善舞舞姿绰约,浅绿的是青菜,五大三粗却脸色萎黄。我惊讶:秋天胡乱种下,缺水少肥,风扯雪压,它们竟然还活得这么滋润。

对抗生存环境,人不如物坚强。小菜园,是二十年前刚搬来时的产物,半分左右,却承担了半个餐桌的任务。当初一脚踏进城里,一脚还在农村,骨子里的小农意识,对逛超市购物诚惶诚恐:密密麻麻的脑袋,晃得人头昏,口袋里每挖出一分,都如同被强迫割肉。

纵然兜比脸干净,农村人依然敢四处晃悠,城市没钱却寸步难行。每次出门,口袋需按了又按——那硬硬的东西还在,才敢撩开腿往外窜。

两个工人一个孩,钱总是不够花。如何开源节流成了饭桌上谈论最多的话题。南泥湾都能开垦成绿洲,楼顶种菜也许是条出路哩。

说干咱就干。

城里不缺砖头。东边扒房,西边起楼,捡一半偷一半,歪歪扭扭的菜地很快垒起来了。土壤犯了难,全家兵分三路,附近农园里低声下气要点,攒了一个月总算够了。有了菜园,下班就有了去处,有菜没菜,蹲那里闻闻土壤的味道,敢在

城市混的自信就噌噌冒出来。

小菜园的菜,总是跑得太快,春天还没吃几口,它们就急着开花。秋天出门几天,它们不打招呼就偷偷当了妈妈,抱了一窝胖娃娃。冬天它们终于安静了,一场雪压在身上,这露一胳膊,那露一腿。这时那个一直反对我瞎折腾的小人,炒把青菜,说来来来,咱娘俩撮几口。

也曾试着种几株黄瓜,那是我的最爱,可长着长着就成了蚜虫的天下,结的黄瓜蜷缩着身体,甚至首尾相接摆成一个句号,挂在稀稀拉拉的叶子外面,故意气我。欣慰的是,样子丑,吃起来确实是黄瓜的味道。

有年冬天我种了几垄萝卜,浇足水,施完肥,出了趟远门。走那天我叮嘱我家小人,别让菜受冻啊,结果那小人只顾自己吃饱穿暖,把楼顶的菜忘得一干二净。萝卜,披头散发蹲在雪地里叹气,怎么用劲它们都不肯和我回家,有一半烂在了园里,看得我心一抽一抽,疼。

这几年来日子好,小菜园懒得打理了。几棵红薯苗,从春一直长到冬,红薯娃没有鸡蛋大,不过有红薯叶,可做菜馍,可吃蒸菜,可包包子,很知足。

朋友圈各种晒,晒车的晒房的晒吃的晒穿的,我没啥晒就晒我的小菜园:一垄葱,两行韭菜,三行蒜苗,一窝青菜,住在多层的朋友好眼红:哇,屋顶藏娇,有个自己的小菜园真美,这是地主的待遇啊。

竟有人羡慕我,很意外。听说,那些从农村奋斗出来,如今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的朋友,为抚平压力带来的烦恼,纷纷跑到郊区高价租地种菜,我顿觉活成了财主。一介平民,在城市有半分菜园可安放灵魂,告慰回不去的故土家园,大规模的城市进化过程中,已越来越稀有了。



春的小调 李昊天/摄

# 三口之家的“防疫阵地”家事

□作者:朱卫东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大江南北,举国上下总动员,掀起了全民“疫”的热潮,我们的三口之家也开始了自己的防疫阵地战。

高考迫在眉睫,学校却因疫情而推迟开学,读高三的女儿压力山大。幸好学校借助互联网技术,开通了“空中课堂”,组织教师进行直播教学。女儿在卧室门前挂上了“高三十二班”的门牌,书桌前贴课程表,卧室就变成了教室。和学校的作息时间表一样,6点半起床晨读,晚上10点半自修结束,每天要上六节直播课。作为班干部,女儿还负责统计和汇总全班32位女生的健康打卡工作,早晚各一次的体温数据,绘制各种图表,忙得不可开交。空中课堂听课,班级群数据统计,这一切都需要在手机和平板上完成。粗略估计一下,每天近两个小时离不开手机。我调侃女儿成了名副其实的“手机控”,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玩手机。女儿却严肃地说:“停课不听课,学习就是战‘疫’。班级群是我的防疫阵地,手机和平板就是我的战斗武器,我要坚守我的阵地,为班级和学校的‘防疫大局’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宅在家中,书房就成了我的“防疫阵地”。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我精心备好每一节课,认真完成每天的直播教学任务,并及时和学生互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查缺补漏。作为班主任,我还要定期召开视频班会,向班里的同学发送各种防疫信息,宣传防疫常识,及时解答家长和学生提出的问题,统计上报学生近期出行及身体状况,这

些都需要在直播软件平台上完成。看到我头戴耳机,手持话筒,像模像样地端坐在电脑前,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开始直播的样子,女儿忍不住,赠给了我一个封号“十八线网红主播”。

相比宅在家中防疫的我和女儿,妻子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抗疫战士”。她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大年初三开始投入战“疫”,口罩和志愿者服装就是她的战衣。随着疫情发展,她不断变换“防疫阵地”。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告知书”和“明白卡”,各个楼层就是她的“防疫阵地”。担任志愿者,每周二次到小区门口进行卡点防控值班,登记出入车辆信息,劝阻居民违规外出,小区门口就成了她的“防疫阵地”。近期,社区防控工作进一步加强,妻子又化身“代购”,联合几名志同道合的姐妹,帮助相关楼层的“隔离户”购置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远近闻名的“木兰文明志愿服务群”就是妻子最新的“防疫阵地”。每天早出晚归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妻子得到了我和女儿的真心敬仰。我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调皮的女儿还送给了妻子一个高大上的称号:“家庭最美逆行者”。

“天天玩手机”的女儿,“十八线主播”我和“最美逆行者”妻子,构成了疫情时代的三口之家。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一样,我们坚守着自己的“防疫阵地”,我们期盼着防疫战争全面胜利的消息传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相约摘下口罩,走向田野,自由呼吸带有花香的清新空气,尽情放飞自我,热烈拥抱这个美好的世界。

# 妈妈不怕狼

□作者:张军霞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给三岁的女儿读完了绘本故事,正准备休息时,她忽然若有所思地说:“妈妈,我也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呢。”

“从前,有一只坏狼,来到一个小孩子家想吃人,小孩子很害怕,他的妈妈跑来,把坏狼给吃掉了。这时,有一只小燕子飞过来,看到小孩子的妈妈就问:‘你的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呢?’妈妈就说:‘因为我刚刚吃掉了一只坏狼啊。原来是这样,小燕子拍拍翅膀飞走了。过了一会,来了一只小猴子,它也问小孩子的妈妈:‘你的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呢?’妈妈就说:‘因为我刚刚吃掉了一只坏狼啊。原来是这样啊,小猴子蹦蹦跳跳地走了。后来,又来了一只小兔子,它看到小孩子的妈妈就问:‘你的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呢?’妈妈就说:‘因为我刚刚吃掉了一只坏狼啊。’原来是这样,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走了……”

说实话,由于我从女儿一周岁开始,就天天给她讲故事,她自己受此影响,偶尔也时常“创作”一番,比如自己玩家家游戏时,嘴里总是念念有词,编一些小猫小狗的故事,但是像这样完整地用三小段来重复一个主题,还真是第一次,这样的灵感显然来自她百读不厌的《小红帽》。

当我认真地倾听女儿讲述时,她的爸爸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教出来的?从来故事里都说狼吃人,怎么到她这里,人却吃起狼来了?”我用眼神警告他,不许破坏孩子的想象力,

当女儿断断续续讲完时,我才微笑着问:“妈妈为什么能吃掉一只狼呢?”

她瞪大眼睛说:“因为,坏狼会吃掉小孩子的,妈妈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就‘啵’一口把狼吃掉了呢。”天啊,这位妈妈的嘴有多大,一口就能吞下狼,我忍不住笑,牵着她的小手说:“真是爱孩子的妈妈啊。”

“妈妈,你也爱我呀,也能把狼吃掉呢。”女儿说完这句话,就依偎在我的怀里,甜甜地睡着了。我不由想起《猜猜我有多爱你》那个故事中,当小兔子在睡觉前对妈妈说:“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么高。”小兔子把小兔子轻轻地放到了树叶铺成的床上,低下头来,亲亲它,祝它晚安。然后,它躺在小兔子的身边,小声地微笑着说:“我爱你,到月亮那么高,再——绕回来。”

我也想对宝贝女儿说:“妈妈也爱你呢,如果危险真的来了,别说吃掉一只狼,就算是一头熊,妈妈也吞得下呢。”



宅家战“疫” 苗青/摄